

鲁迅的“黑暗面”

刘铭川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361005)

晚年鲁迅曾在遗嘱中承认自己怨敌很多：“我的怨敌可谓多矣。”但他并不过于在意。他在《死》中写道“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过于在意”不同于不在意。鲁迅先生的“黑暗面”从这里露出端倪。任别人怨恨和不宽恕本身就是矛盾的。不免让人对他表面的“并不在意”表示怀疑。遗嘱的前面大部分都和普通遗嘱一样，是对后事的交代，只到了最后才让我们又仿佛看到了熟悉的那个鲁迅先生，那种“讽”的味道出来了。但又让我看到了新的内容：带有一点将死之人的怨恨。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见鲁迅先生确不是常人啊。

也许这和鲁迅先生喜欢过尼采的著作有关。鲁迅年轻时用古文写文章就翻译过尼采的话。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尼采的一生极其不幸，结局悲惨。他是个失败者，少有人理解他，从而使他被孤独包围。也许正是这种不被人理解的寂寞和随之而来的精神疾病的折磨让尼采的作品带有黑暗感。鲁迅先生分明是欣赏尼采这种“神经质的震颤”的，因为他曾赞美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野草》里的片段，画面也多不是明朗的：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腊叶》中写道：“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片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像深秋枫树叶这样浓烈的红也被写出这样一种“被蚀而斑斓”之感。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杜牧《山行》中“霜叶红于二月花”，白居易《秋雨夜眠》中“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细数众多写枫叶的佳句，没有人写出与鲁迅先生的枫叶相同的衰颓腐蚀感。他对枫叶色彩的用词“浅绛”“绯红”“乌黑”“红、黄、绿的斑驳”恍若带着一种莫名的血气。

同样深深影响鲁迅先生的还有“诗鬼”李贺。鬼才李贺空有才华满腹、千里之志，苦于命运弄人，仕途失意又飘零无依，导致长期抑郁伤感，27岁因病辞世。基于这样的人生经历，他的作品语言多悲冷凄苦，但又能在选词和择物上独辟蹊径，所以读他的诗常常能感觉到置身于“鬼气”萦绕的幽梦中。鲁迅先生同情李贺的不幸，并且“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在他手书古人的诗文中，李贺是最多的一位。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谭德晶2006年在《中南大学学报》上刊登《鲁迅与李贺、杜甫关系初探》一文中就提到：在这两个艺术家的创作中，都有着某种幽愤的情感特性和对于幽冥境界的喜好。增

田涉先生所说的“充满阴暗的色调”和“稍稍奇耸的美”就包含着类似的意思。死亡、尸体、坟、棺材、装殓、地狱、鬼、无常、女吊等，是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和境界。作者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似乎还显现出对这一类形象和境界的喜好，有时甚至给人以“如数家珍”的感觉。这情况往往从鲁迅先生文章的题目上就能清楚地看到。《彷徨》中的《长明灯》、《伤逝》，《野草》中的《死火》、《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死后》……

鲁迅先生仿佛惯从灰暗的角度，用可以说是冷酷的语气将锋芒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进行一种文学家的关照。这让他蜚声世界文坛，但同时也招来“怨敌”。叶灵凤在1928年5月15日《戈壁》上刊有《鲁迅先生》中评价道：“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迹，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同年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上，有冯乃超的一篇文章名叫《艺术与社会生活》描绘道：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在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语，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 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然而孙郁先生在《夜泉声》中写道的：“我相信这样的看法：鲁迅以外冷内热的形态直面着人间。只注意其中一点，是不解其意的。进入他的世界，我们需要一种忍耐。”

想起顾城在《一代人》中说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鲁迅先生用他敏锐的黑色双眸注视着当时被浓重黑暗笼罩的中国，希望从中找到他想要的自由。胡适说过：“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正如孙郁先生所说：“他诞生于黑暗，咀嚼黑暗，直视黑暗，但不属于黑暗。”

参考文献：

- [1]谭德晶. 鲁迅与李贺、杜甫关系初探[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6月.
- [2]冯乃超. 《艺术与社会生活》[M]. 上海: 创造社, 1928.1.
- [3]孙郁. 《夜泉声》[M].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作者简介：

刘铭川(1999.1-),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学生。